開放文學 -- 江湖俠義 -- 再續小八義
第三十五回 師徒三人誤入柳巷　拯救孤女巧遇刁徒

要飯的乾巴老頭說：「奚金哥呀，你這個畜生，我看你象我的兒子。我是你爹呀！」　奚金哥一聽氣得說：「老傢伙，我是你祖宗！」

「畜生，你敢罵我？我問你，你老家是哪的？」

「你管不著。」

「你媽是不是帶你改嫁的？」

「你媽才改嫁了呢！老小子，你胡說八道。」

「好哇，你這個冤家，你敢對我口出不遜，你不怕傷天理嗎？我今天把你弄死，全當我絕後了。」老頭拿著打狗的棍子就奔他打去了。奚金哥往旁邊一閃，老頭的打狗棍子就打空了。奚金哥一想：「我不能跟他打，這個老傢伙一定是世外高人。我光棍不吃眼前虧，快跑吧。」奚金哥抹身回來，「嚓嚓嚓……」他跑回去了。乾巴老頭一看：「跑哇，冤家，你跑到哪，我追到你哪，你跑不了！」老頭後邊就追下來了。唐鐵牛在後邊就嚷：「老爺子，乾巴老頭，快回來，你得救我呀！我這還被人綁著呢，別追了。」他這一吵吵，乾巴老頭站住了。「哼，你先跑吧，遲早我會把你抓住的。」

乾巴老頭回來，把繩子給唐鐵牛解開了。「唐將軍，快把褲子提上吧！」

「唉，不用你說我也得提上啊！」唐鐵牛把褲了緊好了，趕忙給老頭跪下了。「我謝謝，謝謝！多謝您老人家救帝之恩。您救我不是一次了，人都常說受人點水之恩應該湧泉相報，您救我好幾次了，我得怎麼謝您呢？」

「不用客氣，我也不是特為來救你，這不是趕上了嗎！唐將軍不是沒怎麼樣嗎？我也要走了，我還有事。」

「老爺子，您不管有什麼事，今天得請您到我們狀元府。」

「唉！我不想到那再打擾了。我確實有事。」

「老人家，我不是說別的，您到那兒叫我們弟兄都認識認識您老人家，知道您是世外高人。到那兒不吃不喝坐一會兒，我心裡也覺得好受一點，您若是不去，我心中就覺得那麼不自在哪。老爺子，您就跟我走吧！」

「不行，不行。我真有事。往後我一定登門拜訪。要不然這樣吧，你找我去吧！」

「老爺子，您住在哪兒呀？」

「我也在東京城裡住。東京城裡南關五坊街燕子窩，到那就找到我了。」

「五坊街燕子窩。那麼老人家，您叫什麼名？」

「我從小沒有父母。我也不知道我叫什麼名字。小時都叫我乾巴小子，長大了叫我乾巴小伙子。上了歲數都叫我乾巴老頭。你就叫我乾巴老頭就行了。你要是到那兒去找我，一提乾巴老頭誰都知道。因為我是個要飯的，大伙都可憐我。」

「啊！那好吧。那麼老人家，咱們就回見吧！」

「回見吧，唐將軍保重啊，我走了。」

這老頭提啦拖啦地穿著一雙破鞋走了。唐鐵牛一看這老頭是個怪人，摸不准他的脾氣是怎麼一回事。他剛才還管奚金哥叫兒子，可能他想兒子想瘋了頭。唐鐵牛順著原路回去了。一看這兒，大宋的官兵正在這兒打掃戰場，當賊的全跑了。孟春達、樂寶、徐文彪等人都在這兒。「三哥，你回來了，聽說你被當賊的給追跑了？」

「是啊，我逢凶化吉，遇難呈祥了。我沒事兒，弟兄們呢？」

「他們全去安葬去了。去了好半天了，也該回來了。」

「那麼咱們去看看吧！」

時候不大，弟兄們全回來了，把劉秀香和蓋嬌娘已經入土為安了。再看弟兄們一個個眼睛全哭紅了。唐鐵牛也流了不少眼淚。小八義弟兄大伙全回來了。到了客廳，弟兄們坐下。周景龍一想，不管怎麼說，這殯算出了。狀元府裡總算完成了一件大事。周景龍跟弟兄們商量，假傳聖旨者究真是什麼人，人伙據唐鐵牛的描述，回憶是否在什麼地方見過。這人黃黃尖尖的臉，癟太陽穴，有點大下巴。沒見過這個人。周景龍說：「大家也不要洩氣，不用著急，這幾天咱們也夠辛苦了。弟兄們各自回房休息吧。」

唐鐵牛臉上一陣陣發燒：「唉，別看弟兄們沒有明說，大伙在談話當中，話裡話外也刮著我呀。我唐鐵牛太無能了，好容易抓住的奚金哥、奚銀哥這兩個飛賊那麼好拿的嗎？這一下子被人給救出去了。」唐鐵牛心中不知怎麼才好。心裡七上八下地直翻個。

第二天他帶著孟春達和樂寶，「徒弟！」

「師父！」

「到外邊咱們爺幾個溜達溜達。」

「上哪啊！」

「隨便走走唄，師父心裡堵的慌，外邊散散心。」

他帶著他倆徒弟就出了狀元府，溜溜達達來到了南關。他要幹啥呀？他想找乾巴老頭。這個老朋友一定是一個很了不起的武林高手，要想破這個案子，抓這個假傳聖旨的，我就得求這個老頭幫忙。我唐鐵牛不知道怎樣悔了，腸子都要悔青了。到南關一打聽五坊街燕子窩，根本沒有這個地方。他走了多少條大街也沒有五坊街燕子窩。誰也不知道什麼乾巴老頭。

唐鐵牛往回走著，心想，哎呀。這個乾巴老頭把我騙了。老爺子不夠意思。你不報名字倒行，可足你把地址告訴我呀。啊！他住的地址是編的。他住的是「五坊街」，「無房街」，大概沒房。燕子窩，燕子窩在房簷底下。這老爺子你對不住我呀，遛了我半天腿。都晌午了，咱們爺幾個回去吧。

唐鐵牛跟著兩個徒弟溜溜達達到了一個大衚衕。他們走到衚衕頭上一看，嚯，這一片宅子，大門口掛兩盞燈籠，有幾蹬石頭台階，門關著，上面有一塊匾，上寫著：「牡丹堂」。這裡出出入入的人很多，不過這幫人都是戴帽不正，行路歪斜，看樣子都是一些紈絝子弟。到這兒來的這幫人怎麼看著都不正經。流裡流氣的。「啊，牡丹堂大概是賣花的。我心裡正煩哪，徒弟，咱到裡邊看看花吧。看著有不錯的咱買幾枝回去。」

「師父，誰男的買花呀。」

「唉，師父心裡難受，隨便走走。走，跟我進去。」

唐鐵牛上台階一推門，就進來了。剛一進來，由裡頭過來一個人，說：「您幹什麼？到這裡你能花得起錢嗎？您哪，請吧，請吧！」

唐鐵牛他打早晨出來，走了大半天了，穿的是便服，他又不注意整潔，衣服上一層土，脖子象車軸，滿臉的汗水。人家沒瞧起他。

這牡丹堂是幹什麼的，不是賣花的？唐鐵牛他是外行。這是妓院。這個牡丹堂在東京還算是有名的妓院。一般沒錢的不敢進來。所以唐鐵牛這一進來，被伙計給擋住了。

「您哪，請到別處吧！虹橋底下那有幾家。」

唐鐵牛一聽：「怎麼著？」啊！他明白了。牡丹堂這不是賣花的。他一看裡頭這情況，這是妓院啊。「你別說呀，我長這麼

大，這兒我還沒來呢。小子，他瞧不起我呀。兔崽子，你錯翻了眼皮了。你是狗眼看人低呀。你知道我是千什麼的嗎？就憑你老爺我。花不起錢哪！」

唐鐵牛由身上摘下了鐵棒槌，「小子，我非把你踝子骨打折了不可。」

他這麼一吵吵，在旁邊過來一個幾，這個人三十多歲，一說話兩個服珠子滴溜亂轉悠，小薄嘴皮。

「我說老劉啊，你不認識這位大爺嗎？常到我們這兒來。你怎麼能給怠慢，怎麼給得罪了呢。躲開、躲開。他不認識您，他剛到這兒不多日子。您看在我的面上別生氣，裡邊請。」這個人是幹什麼的，他是裡邊了事的，「大茶壺」。

妓院裡不都說有「茶壺嘛，」其實這裡分五壺。不光叫「茶壺」。端茶捧水的那個叫「茶壺。」給他們做飯的叫「油壺」。在妓院裡的管帳先生叫「坐壺」。什麼金姐、鳳英啦，見客啦，那叫「招壺」。若裡邊打架鬥毆出了事。出來給解圍打和的那個了事的，叫「了壺」。今天過來的這位就是了壺，會說。他一看唐鐵牛身上帶著家巴式，是練武的。在他旁邊還站著個大個子，一丈三尺多高，象個兇神似的。進有一個小孩背後也帶著刀，他不知道是幹什麼的。「您哪，往裡邊請，請到客廳喝茶。」

「兔崽子，你瞎了眼啦！」他衝著那小子又罵了一句，唐鐵牛大搖四擺地跟著「了壺」過了影壁牆，奔客廳。他們正往前邊走著，就聽旁邊有人哭，「救命啊！救命，救命啊！」聲音很微弱。

「嗯？」唐鐵牛站住了。「怎麼回事？」順著聲音，唐鐵牛往裡邊走了幾步一看，在那邊房簷底下，弔著一個女子，身被捆綁。旁邊有兩個打手，手裡拿著鞭子，沾著水「叭、叭、叭！」

「救命哪！」

「別打了！」唐鐵牛嚷了一聲，這兩個打手回頭看看。唐鐵牛是個矬子，一看三塊豆腐高。「你幹什麼的？你不讓我們打，這是我們老闆讓我們打的。打！」

「徒弟，過去，把這兩個小子給拽開。」

「唉！」孟春達就過來了。「嘭、嘭！」把這兩個打手的手腕一抓。「唉呀，唉呀！輕點！」

「去你娘的！」這一拽這兩小了就被孟春達甩出五尺多遠。「咕咚」全趴下了。「唉呀」一活動手腕子，差點給攥折了。「這小伙子好大勁。你們等著，我們叫老闆去。」

孟春達回來，「師父，還幹什麼？」

唐鐵牛說：「先別著急，等一會兒師父吩咐你幹什麼，你就幹什麼。」唐鐵牛過來叫樂寶把繩子給解開，把這個人就放下來了。唐鐵牛一看是一個姑娘，衣服都被鞭子給抽破了。這個女孩是遍體鱗傷，髮髻也蓬鬆了。這孩子現在已經昏昏沉沉的。唉！瞧這樣子也不過十七八歲呀。

「你怎麼到這兒來啦？他們為州麼打你呀？」

再看這姑娘，微弱地呻吟，慢慢站起來，就給唐鐵牛跪下了。

「這位大爺，你救命吧！他們叫我接客，我若是不接客，他們就要把我打死。」

「你怎麼到這裡來啦？」

「您不知道，我不是這裡煙花柳巷的妓女，我是好人家的兒女呀！」

「你好人家兒女怎麼跑這裡來了呢？」

「您不知道，我叫卓華。從小母親就沒有了，去年我爹爹死了。沒有錢給我爹買棺材，我是賣身葬父。由鄉里鄉親的介紹。有個韓四爺，我管他借了二十兩銀子，我就賣給他了。給他當了丫鬟。誰知道這個韓四爺，是一個衣冠禽獸，他逼我給他作妾，我說什麼也不答應。他就打我，罵我，最後把我賣到這個牡丹堂裡來了。老闆叫我接客，我是好人家的兒女，我怎麼能幹這種事情呢，我怎麼也不答應。他們就要打死我。大爺呀，您救命吧，大爺呀，我給您磕頭了。」

「唉！起來起來，別磕了。這些混帳東西。」正這工夫，有人聽見吵吵巴火的奔這來了，「誰呀？」

唐鐵牛回頭一看，打手把老闆給找來了。這個老闆是女的。不到三十歲，長的很漂亮，擦了一臉官粉，頭上插著一頭珠翠，穿著一身很華麗的衣服，眉飛色舞，眉眼亂動。這個女人長的倒不錯。不過她太輕浮，扭扭答答地奔這來了。

唐鐵牛一看就站住了，「你是老闆嗎？」

「對呀，我叫劉四蓉。我就是牡丹堂裡的老闆。這位英雄，我怎麼看著挺面熟啊！」

「啊，面熟還沒下笊籬呢！」

「哎！您太會開玩笑了。我覺著經常來吧？」

「沒來過，頭一回，少套近乎。」

「那也許認錯人啦，英雄請到後邊喝茶吧！」

「咱把這事說清楚，這姑娘是你花錢買來的麼？」

「對。我是花五十兩銀子買來的。大爺，您要是看上她了，就叫她陪您。」

「不用。你少胡說八道。這姑娘她是我袁妹。我是當官的，你認識我是誰嗎？我足唐鐵牛唐將軍。」

「哎喲，唐將軍哪，您到我們這兒來，給我們蓬壁生輝啦，請到客廳吧。喲，這是您表妹啊！真是慢怠慢怠，快點把這姑娘攙到旁邊歇一會兒。您快請吧！」

唐鐵牛說：「你們要碰我表妹一手指頭，我就要了你們的命。」

「唉，我們要知道是您的表妹．誰敢慢怠呀。快著快著。」乾這行的還不會說話嗎？把唐鐵牛和樂寶、孟春達就讓到客廳裡了。

唐鐵牛一扔崩就崩到椅子上，連坐都沒坐，蹲在椅子上頭了。這客廳也挺闊啊，這是頭等班子，人家那椅子上邊鋪著猩紅氈子，他一下子就蹲到上頭去了，兩個大腳丫子印，把劉老闆心痛的，也不敢說什麼。

「來，快沏茶。」茶水給沏上了。劉老闆陪著，樂寶和孟春達在旁邊站著。

劉老闆說：「唐將軍，您到這兒來，是找樂來的。一會兒我把秋菊、臘梅，什麼金姐啊、寶球啊，都叫來，陪著您喝茶。您若是在這玩哪，那您只管說話。」

「劉老闆，我不想在這取樂，我是領我表妹來了。您多少錢買的？」

「啊，我五十兩銀子買的，是韓四爺賣我的。」

「哼哼，他二十兩銀子買的，賣給你五十兩，又翻了一倍多。那麼，你出手得多少錢？」

「這，不瞞您說，我們做的是皮肉生涯，要想看好一個姑娘也不容易，你表妹確實是人材出眾，這麼說吧，我不能出手。」

「怎麼著，不出手！這是我表妹，過去我們斷了聯繫了，最近我才找到她，你可以多要錢嘛！」

「那，我要二百兩。」

「你再往多說。」

「二百兩就可以啦！因為我剛把她弄到這來，還一天錢未給我賺呢。再說我給她的衣服，連請客花了很多的錢，二百兩銀子都擋不住。我要出手的話，那還算便宜呢。」

「行行行，就二百兩銀子吧。」

「不過韓四爺還不知道呢，得告訴韓四爺一聲啊，正好韓四爺在後面呢，我把他請來。」

「你把韓四爺請來，我看看他是個何等人也。」

劉老闆馬上吩咐伙計到後屋把韓四爺給請來了。他一挑門簾，韓四爺進來了。「誰請我呀？」這時候劉老闆趕快迎過來，「韓四爺，我給您引見引見。這位是唐將軍。這位是韓四爺。」

唐鐵牛一見這韓四爺，似乎有點面熟，但想不起來在哪見過。

「韓四爺，有這麼件事，就是我們牡丹堂買的那位姑娘啊。是他的表妹。他打算叫我出手，我管他要二百兩銀子，不知道韓四爺您答應不答應？要跟您商量商量。」

「啊！原來是唐將軍啊，幸會。幸會。」

唐將軍由座位上就下來了：「您是哪個韓四爺呀？」

「我呀，我就是東京城裡的一個做買賣的。這姑娘到我家我打算叫她當丫鬟，這孩子挺倔。唉！這不怨我，這手下人他們瞎吵吵，就賣到牡丹堂了。唐將軍，既然是您的表妹，咱們哪，見面就是朋友，什麼錢不錢的，這錢我擔著，這姑娘您領走。咱們算交個朋友。」

唐鐵牛一聽，「哎呀，這小子挺大方啊，那麼說我就告辭了。」唐鐵牛領著這姑娘，孟春達和樂寶他們幾個人一塊離開了牡丹堂。

到了街上僱了一輛轎車，唐鐵牛在身上又拿出十幾兩銀子。「姑娘啊，這幾個錢你帶著，回去留著用，以後有什麼為難著窄的時候，到狀元府去找我。我姓唐，叫唐鐵牛。」

這時候這姑娘就給唐鐵牛跪下了。「唐將軍啊，您是我救命的恩公。我姓卓，叫卓華。我走啦。我以後一定登門拜謝您老人家。」

「快走吧，孩子，別囉嗦了。」這姑娘上了車就走啦。

唐鐵牛跟著樂寶、孟春達他們往前走了不遠，唐鐵牛站住了，「不對勁啊，我想起來了，這個韓四爺有點象那天晚上假傳聖旨扮太監那小子？對，是他。」唐鐵牛一想：「要不這小子怎麼這麼大方呢！他是躲著我呀，回去！」

唐鐵牛帶著孟春達、樂寶趕忙就回到牡丹堂，衝到客廳一看。韓四爺沒在這兒，劉老闆在裡頭坐著呢。劉老闆趕忙起來，來到面前，滿臉堆笑：

「唐將軍，怎麼又回來啦，有什麼事？」

「那個韓四呢？」

「啊，韓四爺啊，剛走啊！」

「打哪走的？我怎麼沒看見他？」